

羅 曼 羅 蘭

# 白 利 與 露 西

葉 靈 鳳 譯

---

1 9 2 8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發 行

---

羅勃遜著

# 白利與露西

周蕾翻譯

---

1998

上海外灘圖書公司

---

羅曼羅蘭

# 西露與利白

葉靈鳳譯

---

1928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RW 653/08

## 羅 曼 羅 蘭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法人, 一八六六年正月二十九日生於法國中部的一個小城裏, 今年已有六十二歲。年老的法郎士既死, 他此刻是魯殿靈光, 於法蘭西文壇中巍然獨存的一位重鎮。

生平著作, 方面極廣, 卷帙也極繁重。戲劇, 小說, 音樂, 繪畫, 傳記, 歷史, 他都有極重要的貢獻。這裏面尤其是音樂, 近代法蘭西音樂的發展, 羅曼羅蘭差不多是唯一的功臣。他使音樂顯出了新面目, 使音樂在藝術中開闢了新的生命。

音樂聖人悲多芬傳 (Vie de Beethoven) 畫家米勒傳 (Vie de F. Millet) 文學家托爾斯泰傳 (Vie de Tolstoi) 是羅曼羅蘭的許多評傳中最有精采的三部。這三部代表了三個偉大的靈魂，三個沉毅的性格。他理想中的英雄，可以在這裏面尋出正確的輪廓。

他的成名，固然基於早年的功作，但在一九零四年，他的長篇小說蔣克里斯多夫 (Jean Christophe) 的第一卷黎明出世後，他的盛名才達到洶湧的高潮。這部小說一共有十卷，以一個德國音樂家蔣克里斯多夫做中心，寫他四週的一切。篇幅的鉅大，材料的複雜，魄力的精強，實在是近代文壇上的一部偉大的傑作。

白利與露西 (Pierre et Luce) 是歐戰後一八一八年所寫的一部小說，是以戰爭作背景，於戰神的狂怒之下，在巴黎市上所發生的一幕戀愛的悲劇。文字沉痛哀艷，幾乎是一首極美的抒情長詩。

羅曼羅蘭是一位戰士，是正義與人道的戰士。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他目擊這種野蠻的殘殺，便

站在超戰超國家的地位，發表文章痛詆這個世界的野蠻，痛責德國人及他本國政府不當的行爲。戰時，他在安靜的瑞士辦理爲俘虜國際通信的事業。他的目中祇有正義。凡是與正義背道而馳的，不論是那一國的人，都是他所要攻擊的仇敵。

因此，以蔣克里斯多夫而享盛名的羅曼羅蘭，在國內受各界人士崇敬的羅曼羅蘭，於歐戰的時期內，曾大大的受了人的攻擊。社會上詆他是賣國賊，政府罰他是叛逆。但是事後，他的聲名又立時恢復了起來。抱着死去的骨肉的靈魂與被毀了的故鄉而向羅曼羅蘭在暗中懺悔的，正不知有多少人哩！

從一九二二年起，他又着手寫一部長篇的小說“快樂的靈魂 (L'Âme enchantée)；全書一共有五卷，現在已經出版三卷，尚有兩卷未曾出版。

他於一九一六年，曾有得過諾貝爾獎金的榮譽。獎金的全部，他接受後即捐給了各種慈善事業。

一九二八，三月二十五日。

---

白利被車子載着沉入了地道裏。車中滿載着狂熱的粗暴的一羣。他立在門旁，緊緊的擠在一大團的人體中，呼着從他們口中進出的沉濁的空氣，他看不見他們的在凝望着，凝望着那許多眼孔閃耀着黑暗的轟震的圓頂。在他的心中，此時正壓着同樣的黑影，同樣的不時的光耀，難受而可怕。咽縮在他翻起了的外套的領子中，他兩手直垂着，嘴唇緊閉着，被汗浸濕了的額上，當車門偶然開處，不時感着有一陣陣的寒潮，他掙扎着不願看見，不願呼

毀，不願再活着。淒慘的失望，正充塞在這位還未脫盡童氣的十八歲的少年的心中。在他的頭上，在被這鐵的怪物飛輾着的地道的頂上，蠢動着的都是人類的醜惡——這就是巴黎，雪，寒冷的正月的陰暗，生與死的夜魔——這就是那大戰。

大戰！四年之前他已經來了，然而現在還停留着未去。這使他年少的心中，受了重重的壓迫。這個怪物曾在他最緊要的時期中，出其不意的將他擱住了，當他剛從自己新生的感覺中迴醒過來，突然發現這種盲目獸性摧殘的勢力的存在，自己正不過是這種勢力的俘虜，所有的生活完全不是應了自己的需要。在這樣的時候，這位受播弄者假如恰是天性優美，心情脆弱得如我們這位白利一樣的時候，他必定從這上面經驗到了一種不敢告訴人的厭惡和恐怖，因了這些野蠻，這些污穢，所有一切這些蕃殖而貪婪的天性——這位啖盡了她自己的幼兒的豬婆。

在十六至十八歲少年人的靈魂上，每個人多少總帶點哈孟雷特（沙士比亞悲劇的男主角）

的意味。不必去要求他們了解戰爭！（你們成人自然可以的，你們這般喂飽了的人！）他正忙着對於自己生活的認識和自己存在的諒解。他照例的要躲在自己的夢想之中，直到他對於自己的存在沒有懷疑以後，然後才像蟲兒一樣，可以從幼蛹漸漸達到了成形。在這生活蛻化期的煩惱的四月天氣中，他唯一的需要正是靜默和沉思！然而他們却追蹤到他的蟄穴中，將他尋了出來，將他從新生的軀殼正留戀着的暗中拉了出來。他們將他推進這生硬的空氣中，這冷酷的人羣中；使他受着他所不解的愚弄和恨惡。

與他同年歲的少年人一陣，白利也被徵了去充預備隊的兵士。在六個月之內，他的國家就需他的血肉。這是戰爭在需要他。現在還有六個月的寬限。六個月！啊啊，人假如能在這個時期之間停止思索！假如能久遠留在這地道中！能永遠不再看見那殘酷的天日！……

在飛駛的車廂中，他更深的沉入了自己的憂悶裏，他閉上了眼睛……

當他將眼睛再睜開時，——幾步之外，被兩個不認識的人的身體隔着，添立了一位剛上車來的少年女郎。一瞬之間，他所看見的是蔭覆在帽子下面的一個漂亮的臉，消瘦的頰上灣着的一曲鬚髮，平滑的脛骨上聚着的一點亮光，懸準的鼻子和微掀的上唇，以及因了趕着上車的原故，還在顫動的微張的嘴唇。從他的眼中，她侵入了他的心中，她整個的侵入了他的心中；祇一刻，車門又關上了。所有外面來的聲音又一齊消滅了。靜默。甜靜。她立在這裏。

她並未望他。實際上，她恐還不知這裏有他的存在。然而她却已經在他的裏面。他悄悄的握着她的印象，緊擁在懷中，他不敢呼吸，他怕這樣的舉動會驚擾了她。

又到一站，又擁擠起來。許多人高聲嚷鬧着向已經充滿了人的車中擠來。白利覺着自己被擠動了在人海中推送。在地道之上，在上面的城中，有許多不好的風傳。車子又開動了。就在這時候，有一個人像瘋了似地，兩手蒙着臉，從車站的樓梯上衝

下，一直滾到了下面。僅能看見血從他的手中淋出時……已經又是地道，又是黑暗了。在車中有害怕的聲音喊着：“那個野蠻的東西又來了！”在這樣一致的興奮，將緊擠的大衆混成了一個時，他的手握住了那觸着他的一隻手。他將眼睛抬起，他覺着她。

她並不將她的手縮開。由了他的手的快感，她也用了一種同情的熱情來贈答，她將手握得更緊一點，然後又漸漸的放鬆，軟而柔熱，但是並不縮開。就是這樣，這兩個受着黑暗的護庇，兩隻手像兩隻同巢的小鳥一樣；從手掌的溫熱中，彼此的心靈都貫成了一線而交流着。他們彼此沒有講一句話。他的嘴幾乎要觸着她頰上的鬚髮和她的耳尖。他們並不移動。她也不望他。這樣過了兩站的路程後，她鬆開自己的手，他也不堅持，她從人羣中擠了出去，也不望他一次就下了車去。

在她走了以後他才想起要去追她……然而已經太遲了。車子已經動了。第二次車子停下的時候他也走了上去。這裏祇有夜色的清寒和幾片看不

見的雪花，巴黎正在驚嚇之中欣賞着自身的恐怖；  
上面的上面，飛機在空中盤旋着。但是他此時所看  
見的祇是她，這在他心中的她；他彷彿握着這位不  
相識的女郎的手回到了家中。

白利亞伯同着他的家人住在克倫來區附近。他的父親是一位地方法官；他的哥哥，比他大六歲，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已自効從軍去了。他們是一個資產階級的盛旺的家庭，所謂上等的人，熱情而仁愛，勇於爲人，淡於爲己。法官亞伯，誠實公正，對於自己的職務極尊視，他所判決的案件，假如旁人要加一點商酌，超出了應得的判斷和他自己的良心之外，他就視爲一件極大的侮辱甚或要憤得辭職。他雖是這樣的自尊，但是他的心上却從未說過一

——我們最好說沒有耳語過——反對他的政府的話。因為這樣的一顆心生成是一位安分盡職的人。這使得他的思想對國家成爲一種義務——雖是可變，但是卻不會倒。既成的勢力在他看來實是一種至聖的真理。他很虔誠的敬服着那些鐵的靈魂，那些威武不屈的先賢；他或者在私心相信自己將來也要成爲他們中的一個。

至於亞伯夫人，正如她的丈夫是一位盡職的國民一樣，她正是一位盡職的基督教徒。亞伯先生認真地，誠懇地，使他自己對於政府成爲一架馴良的工具，反抗一切不合法定的自由，同樣，亞伯夫人在她的禱告中，純潔地，也向戰爭許了極殘酷的願，這正是那時歐洲各國的天主教徒，新教徒，牧師，教皇，新聞紙以及所謂正義之士所發的一類。他們，父親和母親，正如那些真正的法國人一樣，用一種深摯的熱情敬愛着自己的子女，準備着爲自己的子女犧牲一切，但是同時，爲了要追隨旁人的原故，又可以毫無顧惜的將自己的子女犧牲掉。犧牲給誰？問什麼，給那不可知的神聖。亞伯拉罕（事詳聖經

舊約)毫不躊躇的將自己的獨子以撒獻了火祭的事隨時都有。他這樣的蠢舉還依然使可憐的人們覺得是一個好榜樣。

感情雖好,但是彼此却不親密。這類的家庭常是這樣。彼此都預先存了避免被旁人察看的心,這樣令每人的思想怎樣可以如意的交換呢?可是無論各人的意見若何,每人人都知道有一些信條是不該提到,是該放開的。因為假如這些新的信條在他們所佔據的範圍之內足以存在(這正是一切另一方面的主見。)到了這樣困難的時候,他假如混進了生活之中,像那一切舊的一樣,來統治我們生活的時候,那又將怎樣呢?去試着忘去你本國的信條!這新興的宗教使人不自己的要回到上古的舊約時代去。他對於口頭上的稱頌,無意識的儀節。那些可笑的懺悔,禁食,守安息日等,那些曾使得很自由的在先王統治之下的先知們所感興的,他已不覺得滿足了。這新興的宗教所要求的是一切,少了便要不足;他所要的是全個的人,他的肉體,他的血,他的生命同他能思想的心。最要的尤其是血。自從

墨西哥的亞沙笛克人（墨西哥土人之一種，曾與西班牙有多年的血戰以後，從沒有一位神是這樣貪饕血的。若說他的信徒對於這樣並不感到痛苦，這未免太不公平。可是他們一面雖感到痛苦，一面仍是相信。啊啊，我可憐的弟兄們，他們正以為受苦才是虔誠敬神的證據哩！

亞伯先生和他的夫人，與旁人一樣，一面受苦，一面仍是信仰。但是在一個青年人的心中，我們却要求不到這樣違心的事，這樣的好感。白利始終想分析這壓束他的究是什麼。他心中是燃燒着怎樣的不能說出口的疑問！他所要說的第一句就是，“假如我不相信這些又怎樣！”——危險，這正是癡癡的開端。是，他不會說出來。他們會用一種可怕的暴憤的眼光向他注視——為他憂愁，為他慚愧。況且他自己又是還在這樣一個受型的時期中，他的靈魂的外皮是這樣的脆弱，能被外間來的一點微風也會吹得縐了起來，在他的手指這樣暗地裏微顫着模造自己的形體之下，他未曾開口之先，他自己就已經覺得可愧，覺得可慮了起來。啊，他們是怎